

事件结构视角下藏缅语致使结构演变的动因考察*

翟会锋

[提要] 藏缅语致使结构的语法手段分为黏附、屈折和分析三种形式。从事件结构的角度看,致使事件结构是复合事件结构,它包括致因事件和致果事件。句法上的不同编码,表现出事件结构对致因事件或致果事件的凸显。致使结构演变的动因既有语音简化和连动结构出现引起语法结构调整的客观条件,又有认知上凸显致因事件的主观因素。

[关键词] 事件结构 致使结构 连动结构 时间相似性

中国藏缅语的自动和使动范畴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描写,而一些学者对使动范畴进行了专题研究(戴庆厦 1981;杨将领 2001, 2003;黄成龙 2014;普忠良 2017)。本文主要从事件结构的视角对致使结构作一考察,把事件构成的要素与句法所呈现的语义要素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致使结构构成成分所承担的语义和语法性质进行描写,并探讨致使结构从屈折形式到分析形式演变的动因。

一 致使结构的事件结构

事件的基本类型有3种:状态、过程和转换(Pustejovsky 1991:56;周长银 2010:37)。状态和过程为单一事件,而转换包含过程和状态两个类型,是复合型事件。黄成龙(2014)认为致使事件包括致使事件和被致使事件。我们认为致使事件包括致因事件和致果事件。从致因事件到致果事件构成了一个转换事件;致因事件是一个过程事件,而致果事件是一个状态事件。致因事件的结构为致因者—致因行为—受致者,致果事件的结构为致果者—结果状态,致果事件中的致果者与致因事件中的受致者同指。

Dixon(2000:30-31, 2012:239-293)认为致使结构不是复合事件结构,是单一事件结构,是形态句法中增加论元的手段之一。并进一步认为致使结构是指在一个基本小句里增加一个论元——致使者。增加致使者论元后,致使结构有3个特征:致使者一般具有施事者功能;不及物动词致使结构中,原来的主语会成为受事者(即被致使者);及物动词致使结构中,致使者成为施事论元,原来的施事论元或受事论元被重新指派语义角色。例如(黄成龙 2014:4):

*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贵州彝文典籍《增订彝文丛刻》语法研究(19GZYB30)”,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语言类型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合肥 2017.10-13)宣读,论文得到与会专家的指点,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皆由笔者承担。

- (1) a. $na^{55}go\gamma^{55}$ $nu\eta^{55}$ $na\gamma^{55}$ - ia^{31} . 孩子_[施事]在吃奶_[受事]。
 孩子 奶 吃-亲见示证
- b. $a\eta^{53}$ $na^{55}go\gamma^{55}$ - le^{31} $nu\eta^{55}$ $sə^{31}$ - $na\gamma^{55}$ - ia^{31} .
 她: 致使者 孩子-与格 奶 致使前缀-吃-亲见示证 (及物动词的致使)
 她_[致使者]在给_[受事]孩子_[被致使者]喂_[被致使者的受事]奶

老挝北部佯木语原来的受事可以省略或被重新指派其他语义角色。例如(黄成龙 2014):

- (2) a. $[kɔn tɛk]$ $máh$ $ktɔŋ$. Teek的孩子们吃蛋。
 孩子 人名 吃 蛋
- b. $tɛk$ $pí$ - $máh$ $[kɔn tɛk]$ $[yál ktɔŋ]$ Teek让自己的孩子们吃蛋。
 Teek 致使-吃 孩子 反身工具 蛋

藏缅语研究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致使结构可以分为:黏附型、屈折型和分析型。黏附型通过前缀或后缀黏附于动词之上构成复合性动词来表达复合型事件(杨将领 2001, 2003)。屈折型致使结构,由清浊、元音松紧和声调的对立等语音屈折变化来表达自动和使动。从目前来看,屈折型致使结构源于黏附型,学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戴庆厦 1979;黄布凡 1997;孙宏开 1998;杨将领 2001, 2003)。据此可知,屈折型的致使语素已经融入动词词干而成为独立的词,原来由两个语法成分构成的复合性动词已经融合为表达复杂事件结构的独立的词。而分析型致使结构,则由两个语法单位来表示致因事件和致果事件。尽管从黏附到屈折再到分析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形态到分析的发展过程,但从语义上看,事件结构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只是句法要素的不同呈现以及语义要凸显的核心信息发生了变化。

二 致使结构的形式类型

藏缅语致使结构的黏附型主要由致因者、致使动词、致果者、致果动词构成。杨将领(2001, 2003)把独龙语的致使结构分为黏附形态和分析形式,这两种形式又可以概括为致使、致动和役使。下面对黏附、屈折和分析3种致使结构进行分析。

(一) 黏附型致使结构的编码

1. 致使类

- (3) a. na $jo\gamma^{55}$ $ca\gamma^{55}$ - di^{31} . 我的衣服湿了。(原形动词)
 我 衣服 湿 (体)
- b. $na^{31}go\gamma^{55}$ $jo\gamma^{55}$ na^{31} - $tə^{31}$ - $ca\gamma^{55}$ - $lu\eta^{31}$ - cu^{31} .
 孩子 衣服 (人称) (使) 湿 (体) (双数)
 (你俩)把孩子的衣服弄湿了。(使动)

在致使类中,致因事件中的致因者和致使动词以词缀的形式编码于致果动词之中,如例(3)(杨将领 2003),致果动词 $ca\gamma^{55}$ “湿”同时被黏附了人称、使动、体和双数等语法范畴,而致果事件中的致果者则直接位于句首作主语或话题。由此可以看到,事件结构的编码是以致果动词为核心,致果事件是整个事件结构被凸显的信息。同时,在句子的主要动词上黏附表示语法意义的4个形态语素,形成了以致果动词为核心,致因者、致使动词等致因事件为背景的句法构造格局。

2. 致动类

致动事件的致因者、疑问、人称、使动、体和双数等语法范畴黏附于致果动词上，致果者则直接位于句首作主语或话题。致使结构也形成了致果动词为核心的句法格局，致果事件是句子编码和凸显的核心信息，致因事件被作为背景信息编码到致果动词之中。例如（杨将领 2003）：

(4) na³¹gɔŋ⁵⁵ pa³¹-sə³¹-ip⁵⁵-ɕu³¹. (你俩)使孩子睡吧。(使动)
孩子 (命令) (使) 睡 (双数)

(5) lam⁵⁵bɔŋ⁵⁵ le³¹əŋ³¹dza⁵⁵ ma⁵⁵-na³¹-sə³¹-kəi⁵⁵-luŋ³¹-ɕu³¹.
朋友 (助) 饭 (疑问) (人称) (使) 吃 (体) (双数)
(你俩)使朋友吃饭了吗?(使动)

例(4)(5)都是以致果事件为核心信息，致因事件为背景信息，并被分别编码进入致果动词ip⁵⁵“睡”和kəi⁵⁵“吃”中。

(二) 屈折型致使结构的编码

屈折型致使结构的编码形式表现为致使词缀融合进入动词词干之中，使得句法结构进一步简化。例如（陈康 1990）：

(6) ŋo²¹ dzo²¹ thɿ²¹ bɿ³³ dzo³³. 我吃了一碗饭。(自动)
我 饭 一 碗 吃

(7) ŋo²¹ ky⁵⁵la²¹dzo²¹ thɿ²¹ bɿ³³ tso³³. 我使(或喂)他吃一碗饭。(使动)
我 他 助 饭 一 碗 (使)吃

例(7)中，致因者作为全句的主语，致果者有助词表明身份，致果事件的宾语则直接受致使动词的支配。可以说，动词既支配致果者，又支配动词的宾语，该种类型的致使结构具有一般及物动词所具有的简单句法构造，不同于黏附型和分析型的复杂句法结构。

彝语的致使结构更加常见的形式是致因者并不经常出现。例如（陈朝达等 1994:21）：

(8) a. no²¹ mu²¹tu⁵⁵ dze³³o⁴⁴. 你们(家)的火燃了。(自动)
你们(家) 火 燃 了

b. no²¹ mu²¹tu⁵⁵ tce³³o⁴⁴. 你们(家)烧火了。(使动)
你们 火 使燃了

例(8)说明在句法结构上，彝语北部方言屈折型致使句已经与自动句一样有简单的句法结构，但自动词与使动词仍是各自独立的，句法结构趋同，致使结构与非致使结构也是各自独立、不相混的。

(三) 分析型致使结构的编码

独龙语的分析型致使结构，在句法上呈现出不同的编码形式。例如（杨将领 2003）：

(9) na³¹gɔŋ⁵⁵ jɔŋ⁵⁵ ɕaŋ⁵⁵ taŋ⁵⁵ nə³¹-wa⁵³-luŋ³¹-ɕu³¹. (你俩)把孩子的衣服弄湿了。
孩子 衣服 湿 (助) (人称) 弄 (体) (双数)

(10) əŋ⁵³ ip⁵⁵ pə³¹-dzu:ɿ⁵⁵. (你)让他(去)睡吧。
他 睡 (命令) 让

(11) əŋ⁵³ ə³¹ja⁵⁵ kəi⁵⁵ mən³¹-dzu:ɿ⁵⁵ nu³¹. (你)别让(他)吃那个。
(他) 那个 吃 (否定/人称) 让 (语助)

独龙语分析形式的编码不同于黏附形式。在分析形式中，致因事件与致果事件分别编码

并由结构助词连接，如例（9）。致果事件中的致果者（受事）作为致果事件的话题，致果事件居前，致果事件被看作次要或背景事件进行编码；致因事件居后，以黏附的形式把致因者、体等以词缀的形式与致使动词编码，致因事件被看作主事件进行编码。这说明致因事件已为整个致使结构的核心加以凸显。在表示命令、禁止等祈使句中，连接两个事件的助词和人称也可以省略（被压缩掉了）。句法上，致因事件与致果事件被分别编码，致因事件的句法地位获得提升，致因事件为主事件，致果事件为主事件导致的结果事件。

根据陈士林等（1985:87）的描写，彝语的分析型致使结构比较复杂。基本上是辅助动词与表致使的助词配合使用，充当辅助动词的主要是**bɿ⁴⁴**，还有：**de³³**、**ka³³**、**tu³³**、**ʂu³³**、**za⁵⁵**等，致使助词是**ʂu⁴⁴**。**ʂu⁴⁴**是该分析致使结构的必有成分，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bɿ⁴⁴**...+**ʂu⁴⁴**”，二是“**de³³** (**ka³³**, **tu³³**, **ʂu³³**) ... + **bɿ⁴⁴**+...**ʂu⁴⁴**”，三是“**za⁵⁵**...**bɿ⁴⁴**+...**ʂu⁴⁴**”。其中**ʂu⁴⁴**是致使助词，其他成分是辅助动词。例如（陈士林等 1985:87-90）：

- (12) la²¹bɿ³³ bɿ⁴⁴ zɿ³³ dɿw³³ ʂu⁴⁴. 使牛吃草。
 牛 (辅助) 草 吃 (助)
- (13) nu³³ bɿ⁴⁴ te²¹zi³³ hu²¹ bo³³ tʃu⁴⁴ mo³³. 使你去看电影。
 你 (辅助) 电影 看 去 (助) (助)
- (14) i³³ti⁴⁴ tʂɿ³³ ka³³ ŋa³³ ka⁵⁵ o³³. 他把上衣给我穿上了。
 上衣 他 (辅助) 我 使穿 了
- (15) tʂɿ³³ bɿ⁴⁴ a⁴⁴zi³³ dza⁴⁴ tʂa³³ li³³ ʂu⁴⁴. 使他去给孩子吃饭。
 他 (辅助) 孩子 饭 使吃 去 (助)

从例（12）（13）中可以看到，致使助词**ʂu⁴⁴**是分析型致使结构必须出现的成分，而辅助动词是辅助致使助词来构成致使结构的成分。胡素华（2002:270）认为“**bɿ³¹**（**bɿ⁴⁴**）是表示其前是受致使者的结构助词，虚化较弱，保留有某些动词的语义和语法特点，相当于汉语的‘让’，后面必须有体貌虚词**ʂu³³**或**tu³¹**（**tu⁴⁴**）与之连用，含有同意、允许、请求的语气。”

例（14）（15）是屈折形式与分析形式的结合，不管单一使动还是双重使动都需要分析形式来作为补充。彝语分析型和屈折混合型使动的句法结构都与连动结构非常接近。

综上所述，藏缅语的黏附型致使结构中，表示使动、人称和数范畴的成分都黏附于致使动词。致果者在句法上被编码为主语或话题，而致因者在句法上被编码到致使动词之中。屈折型致使结构中，致因者被编码为主语，而致果者被编码为宾语，谓语部分则由致使动词或致使动词与直接宾语构成。黏附型与屈折型致使结构把致因事件和致果事件纳入简单句的框架之中，且屈折型致使结构更加简化，完全是一个简单的单句结构。分析型致使结构，则表现出了不同于前两者的编码安排。就独龙语来看，分析型中必须有一个连接致果和致因事件的助词，这表明句法上已经确立了把致果事件和致因事件作为两个独立事件进行编码的手段。

总的来看，不同类型的致使结构，其编码形式不同，突出的核心信息也不同。黏附型致使结构的编码以动词词干附加致使标记、人称标记、体标记、数范畴等语法形素进行编码；屈折型只是结构的编码以辅音清浊、元音长短或松紧对立、声调对立等语音屈折变化为编码形式；分析型致使结构以词序和虚词为编码策略和形式。一般认为藏缅语是屈折型语言，但一些语言具有黏附型特征，一些语言具有分析型语言特征，从而使藏缅语的致使结构有不同的编码形式、编码策略和致使结构类型。

三 连动结构的类型

根据黄成龙(2014),与分析型致使结构密切相关的句法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连动结构,一种是迂说式致使结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藏缅语中的连动结构进行简要描写。胡素华(2010)认为:“在结构上,一个单句的谓语由两个或三个连用的动词构成,这几个连用的动词具有同一外部论元;在语义上,几个连续的动作无论时间顺序、逻辑顺序和动作行为上都具有相关性;连用的动词共用同一体、式和极值范畴。”本文把连动结构分为:按照时间顺序原则构成的连动结构和按照SOV语序原则构成的连动结构。

(一) 按照时间顺序原则构成的连动结构

胡素华(2010)把彝语的连动结构分成了3种类型:实义动词间不用连动标记;实义动词间用连动标记;一个实义动词与一个趋向动词连用。这些连动结构基本上都按照时间顺序性原则构成连动句。

实义动词间不用连动标记的。例如(胡素华 2010):

(16) a⁵⁵ka³³ ze³¹ zo⁵⁵ fu³³ dzu³³ ndzo³³. 阿呷在烧洋芋吃。
阿呷 洋芋 烧 吃 持续进行体

(17) ŋa^{33;33}i⁴⁴ a³³ŋ⁵⁵ gu³³ gu⁵⁵ ga⁵⁵ mi⁴⁴. 我要缝件新衣服穿。
我 衣服 新 量词 缝 穿 意愿式

实义动词间有连动标记的。例如(胡素华 2010):

(18) a⁵⁵ka³³ ze³¹ zo⁵⁵ fu³³ ta³³ dzu³³ ndzo³³. 阿呷在烧洋芋吃。
阿呷 洋芋 烧 连动 吃 持续进行体

(19) ŋo³¹ŋa³³mu⁵⁵ le³³ ta³³ ndo³³ o⁴⁴. 我们煮面条吃了。
我们 面条 烫 连动 喝 直陈式

(20) ŋo³¹vo⁵⁵ si⁵⁵ si³¹ tce³³ŋa⁵⁵ vu³¹ bo³³ mo³³ di⁴⁴. 我们要杀猪到街上去卖。
我们 猪 杀 连动 街上 卖 去 意愿式 转述体

(21) tshŋ³³ po³¹ ti³³ ma³³ zo³³ si³¹ ni³³ o⁴⁴. 他拿了个板凳坐。
他 板凳 量词 拿 连动 坐 直陈式

两个连动标记有时可以互相替换,但含义有所区别。例如(胡素华 2010):

(22) a. tshŋ³³ ma³³ko⁴⁴ tu⁵⁵ si³¹ hu³¹ o⁴⁴. 他点着火把看了。
他 火把 点 连动 看 直陈式

b. tshŋ³³ ma³³ko⁴⁴ tu⁵⁵ ta³³ hu³¹ o⁴⁴. 他点着/了火把看。
他 火把 点 连动 看 直陈式

一个实义动词与趋向动词连用的。例如(胡素华 2010):

(23) a. mu³³ko⁴⁴ la³³ ŋo³¹ mha⁵⁵. 木果来教我们。
木果 来 我们 教

b. mu³³ko⁴⁴ ŋo³¹ mha⁵⁵ la³³. 木果来教我们。
木果 我们 教 来

从彝语的连动结构来看,连动结构按照时间相似性原则来安排几个连用的动词。

(二) 按照 SOV 语序原则构成的连动结构

藏缅语是动词居尾的 SOV 型语言, 连动结构因受动词居尾句法结构的限制, 还有按动词居尾排列的连动结构, 而且, 藏缅语连动结构的动作行为动词常伴有趋向动词或能愿动词并后置于动作行为动词(杨将领 2003; 戴庆厦、邱月 2008b), 戴庆厦、邱月(2008a)指出藏缅语中, 尤其是表示趋向的“来、去”可以放在连动结构其他动词之前或之后, 违反了“动作居前位置居前”的原则。例如(戴庆厦、邱月 2008a):

- (24) $\eta a^{55} ja^{33} x\theta^{31} \gamma v^{55} li^{33}$. 我去买烟。(哈尼语)
我 烟 买 去
- (25) $\eta a^{33} zi^{33} tshv^{31} vu^{24} zi^{33}$. 我去叫他们。(喀卓语)
我 他们 叫 去
- (26) $\eta o^{51} than^{21} xo^{51} e^{51} le^{51}$. 我去找柴。(载瓦语)
我 柴 找 去 (谓语助词)
- (27) $\eta o^{31} d\eta^{44} tcho^{33} s\eta^{33} zu^{31} bo^{33}$. 我们一起去找柴。(凉山彝语)
我们 一起 柴 找 去
- (28) $thu^{33} ci^{55} ly^{31} x\theta^{31}$. 他去看戏了。(纳西语)
他 戏 看 去

景颇语里, 还有其他违反“动作居前位置居前”的动词。例如(戴庆厦、邱月 2008b):

- (29) $ji^{33} an^{55} the^{33} phe^{55} \eta a^{55} khan^{33} sa^{33} so^{31} ai^{33}$. 他约我们去捕鱼。(景颇语)
他 我们 (宾助) 鱼 捕 去 约 (句尾)

哈尼语里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李泽然 2013):

- (30) $a^{31} jo^{33} ma^{31} \eta a^{31} de^{55} \gamma o^{55} dza^{11} li^{33} \gamma o^{31} bo^{33} ji^{55}$. 他们应该去捕鱼吃。
他们 鱼 捕 吃 去 应该 (句尾)

四 致使结构演变的动因

致使结构从黏附型、屈折型到分析型的出现, 最初的原因仅仅由于语音系统简化所导致的语法系统的调节与适应。但是语言系统的调节和适应不仅与语音的简化有关, 更与使用语言的认知心理相联系。我们认为, 语音系统的简化和连动结构的出现是致使结构发生演变的客观外在条件, 而人的认知心理是致使结构发生演变的主观因素。

(一) 黏附型致使结构凸显致果事件

黏附型致使结构的句法编码是为了凸显致果事件。致果事件是整个句子表达的核心, 致因事件的致因者和致使动词都以词缀的形式编码到致果动词中, 作为整个致果事件的谓语动词。但是也有致因者没有编码到致果事件的谓语动词中, 其凸显的不是致因者, 而依然是致果事件中的致果者。

下面两例中, 也就是致果者都被施事标记所标注, 而致因者虽然处于主语的位置并没有被标注施事标记。例如(黄成龙 2014):

- (31) a. $the: l\alpha yz\alpha \quad \alpha-f\alpha\eta \quad fi-z\eta$. 他/她_[施事]写了一封信_[受事]。
3 单 书信 一封 方向-写

b. qa thei-wu ləyzə ə-fəŋ fi-zj-z-ɑ.
1 单 3 单-施事 书信 一封方向-写-致使-1 单

我_[致使者]让他/她_[被致使者]写了一封信_[被致使者的受事]

(32) a. χumtʂi (-wu) ləyz-te-pen khumtʂi-ta tə-χua.
人名-施事 书-定指-本 人名-位格 方向-卖

合木之_[给予者]把那本书_[主题]卖给了苦母子_[受益者]。

b. qa χumtʂi-wu ləyz-te-pen khumtʂi-ta tə-χua-z-ɑ.
1 单 人名-施事 书-定指-本 人名-位格 方向-卖-致使-1 单

我_[致使者]让合木之_[被致使者]把那本书_[主题]卖给了苦母子_[受益者]。

这种现象，黄成龙（2014）认为是：“即使被致使者（原施事者）带施事者标记-wu，动词的人称只反应致使者的人称，其人称标记一般出现在致使后缀之后。”可以看出，致果者（被致使者）带施事标记具有强制性，而动词的人称却与致因者的人称一致，并在致果者上标注施事者标记凸显致果事件，这些句法策略反映了黏附型致使结构的特征：凸显致果事件，弱化致因事件，致果事件是核心信息，致因事件是次要信息。

（二）屈折型致使结构进一步凸显致果事件

在屈折型的致使结构中，表示致使的词缀融入到表示致果事件的动词中，而致因者则需要另外的形式来表达，经常使用的策略有两个：一是论元增容；二是直接省略致因者论元。通过这两种手段，屈折型的致使结构已经完全把复合事件结构的致使事件在句法上用单一事件的句法形式呈现出来，这说明语法结构也趋于用较为简单的结构来表达比较复杂的语义内容。但是，句法上的这种表现与说话者的认知心理有关。在认知上，黏附型与屈折型有前后的演变关系（孙宏开 1998），而这也反映了人们在认知上的承继关系，屈折型继承了黏附型把致果事件作为核心事件进行编码。在论元增容的句子中，致果者依然要有助词来予以强调（陈康 1990），而到了省略致因者论元的句子中，致因者连作为背景信息的资格也被剥夺了，能够出现在句子中的完全是一个致使动词造成的致果事件，也就是说，为了凸显致果事件，剔除了与致果关系较远的一些构成要素。

（三）分析型致使结构凸显致使动词

多数学者认为，分析型致使结构与屈折型、黏附型致使结构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戴庆厦 1998；孙宏开 1998）。学者们着眼于致使动词是否具有同源关系的话，藏缅语中分析型致使结构中的致使动词缺乏同源关系。但是，如果着眼于语法结构的渊源关系的话，则能够看到黏附型、屈折型与分析型致使结构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藏缅语各个语言的致使结构既存在差异，又存在一致性上。如果是具有黏附特征的语言，形态比较发达，则表现出了黏附性的一些特点，而分析型语言，则表现为孤立语的一些特征。杨将领（2003）专门分析了藏缅语的分析型致使结构，下面进一步分析说明黏附性语言独龙语的分析型致使结构的情况。例如（杨将领 2003）：

(33) na³¹gə⁵⁵ɟə⁵⁵ ɕaɪ⁵⁵ taɪ⁵⁵ nə³¹-wa⁵³-luŋ³¹-ɕuɪ³¹. (你俩) 把孩子的衣服弄湿了。
孩子 衣服 湿 (助) (人称) 弄 (体) (双数)

在黏附型的致使结构中，致使动词、人称和数都以词缀的形式附缀于致果动词之上。而在分析形式的致使结构中，致果动词与致使动词通过助词连接共同构成了致使结构的谓语，这表明致使动词已经具有了与致果动词相同甚或更重要的句法地位。人称、数和体等语法范

畴都是以词缀的形式黏附于致使动词之上，而没有黏附于致果动词之上，这表明致使动词作为全句的核心而存在，是句法呈现的核心。

即使致果动词与致使动词没有助词连接，表示整个句子的否定、人称、命令等范畴也要黏附于致使动词，致使动词仍是核心的句法成分。例如（杨将领 2003）：

(34) əŋ⁵³ ip⁵⁵ pə³¹-ɬu:ɿ⁵⁵. (你)让他(去)睡吧。

他 睡 (命令) 让

(35) əŋ⁵³ ə³¹ja⁵⁵ kai⁵⁵ mən³¹-ɬu⁵⁵ nu³¹. (你)别让(他)吃那个。

(他) 那个 吃 (否定/人称) 让 (语助)

综上所述，黏附性语言中的分析型致使结构依然保留了黏附致使结构的一些特征：句子的人称、数、命令、体等语法范畴要黏附于动词（致使动词），居于句子末尾。显然，分析型与黏附型致使结构存在差异：致果动词不再处于句法的核心，而是被边缘化。不管是否有助词把致果动词和致使动词连接起来，句子的高层语法范畴都要黏附于致使动词，而没有黏附于致果动词。从句法而言，它反映了致使动词的显赫性，并让致使动词居于句法的核心。其他黏附性语言的分析型致使结构与独龙语基本一样。例如古藏语（杨将领 2003）：

(36) gnas-tshul fidi mi tshaŋ-ma-la ɕes- su- fiɕzug-dgos.

情况 这个 大家 (受动) 知道 (助) 使 要

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

(37) gnas-tɕhul fidi mi tɕhaŋ-ma-s ɕes-par-bjed-dgos.

情况 这个 大家 (施动) 知道 (助) 做 要

要做到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

景颇语、普米语和羌语，其分析型使动结构的致使动词主要位于致果动词之后。如果考虑到藏缅语是 SOV 型核心居后语言的话，致使动词显然是整个句子的核心，致果动词已经被边缘化了。比如，景颇语黏附型致使结构中致使词缀必须黏附于致果动词之前。例如（杨将领 2003）：

(38) ʃi³³ ma³¹ pheŋ⁵⁵ ʃǎ³¹-su³¹ nuŋ⁵⁵ai³³. 他把孩子弄醒了。

他 孩子 (助) (使) 醒 (句尾)

(39) naŋ³³ ma³¹ pheŋ⁵⁵ po³³ʃop⁵⁵ ʃǎ³¹-ʃop⁵⁵ uŋ³¹. 你给孩子戴上帽子。

你 孩子 (助) 帽子 (使) 戴 (句尾)

(40) ʃi³³ ma³¹ ʃǎ³¹-jup⁵⁵ nuŋ⁵⁵ai³³. 他弄孩子睡。

他 孩子 (使) 睡 (句尾)

但是如果是分析型致使结构，则致使动词置于致果动词之后。例如（杨将领 2003）：

(41) ma³¹ pheŋ⁵⁵ po³³ʃop⁵⁵ ʃop⁵⁵ ʃǎ³¹ŋun⁵⁵ uŋ³¹. 你让孩子戴上帽子。

孩子 (助) 帽子 戴 (使) (句尾)

据杨将领(2003)，普米语和羌语致使结构主要使用分析型致使结构，没有黏附致使结构。其分析型致使结构中，致使动词居于致果动词之后。

分析语言的分析型致使结构虽然不同于黏附性语言的致使结构，但存在一定的联系。

载瓦语是分析型语言，致使动词有两个：一个前置于致果动词，一个后置于致果动词。

前置的lɔŋ⁵⁵。例如（杨将领 2003）：

- (42) pui⁵⁵mo⁵⁵ loʔ⁵⁵ kot³¹ pe⁵¹. 被子弄脏了。
被子 弄 脏 了
- (43) mji³¹ jaŋ³¹eʔ³¹ loʔ⁵⁵ sat⁵⁵ pe⁵¹. 火被他弄灭了。
火 他 (助) 弄 灭 了
- 后置的naŋ⁵¹。例如(杨将领 2003):
- (44) jaŋ³¹ læ⁵⁵tau³¹ lo⁵¹ naŋ⁵¹. 让他返回来。
他 (助) 返回 来 (使)

致使动词后置于致果动词与黏附性语言的分析型致使结构在句法上保持一致,两者在语法上具有继承关系。显然,致使动词前置于致果动词属于后起的结构形式,这种情况是受到了连动结构的影响所致。在藏缅语中,连动结构已经按照时间相似性原则来安排句法成分,正如戴庆厦、邱月(2008a)指出的“动作居前位置居前”原则那样,连动结构的这种句法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句法安排。致使结构本质上就是述补结构,而述补结构又来源于连动结构(徐通锵 1998),因此本来后置于致果动词的致使动词在时间相似性原则的作用下,受到连动结构的影响,被置于致果动词之前。

五 结 语

致使结构是藏缅语中比较重要的句法结构和形态句法,它从黏附型到分析型,经历了语音简化和连动结构产生的语法结构的调整。语言结构的调整,是语言演变的内部动因,这种内因不仅有客观的条件,而且有深层的认知心理作支撑,与人们使用语言时所凸显的核心信息有关。

参考文献

- [1] 陈 康. 1990.《彝语自动词与使动词的形态标记及其由来》,《民族语文》第2期.
- [2]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 1985.《彝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陈朝达、胡再英. 1994.《万里彝乡即故乡——陈士林先生著述及纪念文选集》,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 [4] 戴庆厦. 1979.《我国藏缅语松紧元音来源初探》,《民族语文》第2期.
- [5] 戴庆厦. 1981.《载瓦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民族语文》第6期.
- [6] 戴庆厦. 1998.《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7] 戴庆厦、邱 月. 2008a.《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汉语学报》第2期.
- [8] 戴庆厦、邱 月. 2008b.《藏缅语与汉语连动结构比较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9] 黄布凡. 1997.《原始藏缅语动词后缀-s的遗迹》,《民族语文》第1期.
- [10] 黄成龙. 2014.《类型学视野中的致使结构》,《民族语文》第5期.
- [11] 胡素华. 2002.《彝语结构助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2] 胡素华. 2010.《彝语诺苏语的连动结构》,《民族语文》第2期.
- [13] 李泽然. 2013.《哈尼语的连动结构》,《民族语文》第3期.
- [14] 普忠良. 2017.《纳苏彝语语法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15] 徐通锵. 1998.《自动和使动——汉语语义句法的两者基本句式及其历史演变》,《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16] 杨将领. 2001. 《独龙语动词的使动范畴》, 《民族语文》第 4 期.
- [17] 杨将领. 2003. 《藏缅语使动范畴的分析形式》, 《民族语文》第 3 期.
- [18] 孙宏开. 1998. 《论藏缅语动词的使动语法范畴》, 《民族语文》第 6 期.
- [19] 周长银. 2010. 《事件结构的语义和句法研究》, 《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20] Dixon, R. M. W. 2000. A typology of causatives: Form, syntax and meaning. In Dixon R. M. W. & Alexandray Aikhenvald (eds.),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pp.30-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1] Dixon, R. M. W. 2012.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 3: Further Grammatical Top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2] Pustejovsky, J. 1991. The syntax of event structure. *Cognition*. 41:47-81.

A Study on Motivations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 Evolution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The Event Structure Perspective

ZHAI Huifeng

[Abstract] The grammatical strategies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ffixational, inflectional, and analytic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nt structure, a causative event structure is a complex one consisting of a causativizer event and a causee event. Differences in syntactic coding reflect prominence that a causative event structure gives to the causativizer event or the causee event. Motivations for causative construction evolution include not only the objective factors which lead to adjustment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s a result of phonological reduction and occurrence of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but also the subjective factor of cognitive prominence of a causativizer event.

[Keywords] event structur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temporal iconicity

(通信地址: 550025 贵阳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